

留

青

日

札

世書日札卷之七

錢塘田藝衡子稭

倩徐懋升玄舉校

玉笑零音

鵬運扶搖不知遊于天外  
蝨逃絳絮不求出乎禪中  
居化有宜適真各得

華渚流虹虹非滯氣有窮射日日豈陽精

柱梁衣繡而士寒咎犯切中  
晉文之病鼠壤餘蔬而  
妹弃成綺奚知李耳之仁

心全者以身爲朽骨神超者以心爲死灰  
魄玄合者

以神爲礙影

神龍無暇耶靈鳳無孽雛白狗不能產騶虞黃狼不  
解變大祿

禦寇好游壺丘曉之以內觀宋牼好游孟氏語之以  
尊德德尊則高而俯物觀內則明而燭人

酷刑爲櫛則賤落黔黎巧譖爲鈎則魚餒臣妾故聖  
王櫛之以禮梳之以樂釣之以義網之以仁

上善若水有時而作惡貞心如石有時而自開是以  
怒動情瀾喜開慾寶

詩人以素餐爲譏商君以荒飽爲懼

使勳華而爲巢許則丹商之惡不彰使癸辛而爲輿  
臺則禹湯之澤不斬

雷無偏擊日無私燭使編首而擊之則豐隆亦褻矣  
推戶而燭之則羲和其勞乎擊因邪召燭以虛來虛  
納天光邪基天疾

伊尹亡而沃丁葬以天子之禮周公封而成王賜以  
天子之樂弃天下尚爲敝屣假禮樂豈爲虛文生前  
名器或惜繁纓死後功勳何難隧道

心如天運謂之勤心如地寧謂之慎天匪勤則不能  
廣運地匪慎則不能久持乾之自強天心也坤之厚

載地心也

忘名之士能弃萬乘之君好名之人能輕千乘之國  
陽鱮迎吏宓子爲之長揮猛狗齧人韓非因之並嘆  
景陽入井麗華逐狎客何在庭花空厓山蹈海白鷗  
從丞相猶存衍義進君臣兩失禽色同荒

士苟潔心無假浴于江海女能飭體何必競其黛朱  
觀文未及李生嘆愈老不休韓子悲

劉累秦夏后之龍孔甲醢鱗而龍逝孟虧馴虞氏之  
鳳夏民食卵而鳳翔

五府靈而中天之臺以建六府流而方寸之地乃空

以軒乘鶴衛國謂之不君以車載殮周家名爲賢主  
女冠男冠妹喜亡國男服女服何晏喪軀

子雲注情于絲竹非楊莊無以上宣相如立譽于子  
虛非得意莫能自薦

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朝夕之室子野吹  
律以南風北風之辨而測勝負之軍

女樂歸而魯削巫音作而楚衰漢飾伎以祭郊唐藉  
倡以供御

尚父戒罔念魯叟悔徒思惟克乃作聖非學亦成章  
果有人面之名仁者不饗其肉里有狗塋之號孝子

不瘞其親

梁山壅河三日不逝晉景公素編哭之而水流海潮擊岸百里爲墟吳越王強弩射之而潮息是伯鯨之智不及于輦夫之言而神禹之功僅等乎鐵箭之力鮑魚小鮮呂涓不登于太子邪蒿惡菜邢峙不進于儲君爲傳者貴謹其幾微養德者在慎其飲食

師寒而楚子拊之三軍暖如挾纊兵渴而曹操譎之萬衆津若餐梅

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實沈臺台非鄭僑之博物不能言龍見絳郊非蔡墨之明占莫

能禦雖稟生知之質亦資好學之功

隼雖鷲不能以攫鳳虎雖猛不能以搏麟

王道通衢也伯道支徑也三代以上由通衢其功緩  
三代以下由支徑其效速噫通衢日荆棘矣

耕男之職也今之業耕者毀其鋤犁而誨其子以盜  
織婦之事也今之業織者毀其機杼而誨其女以淫  
是何也古之耕織也得飽暖而今之耕織也饒寒因  
之矣耕織反不若淫盜噫是孰使之然哉

文王伐崇而鞶係解自結之而弗役其所與處君道  
也武王伐紂而鞶係解五人在前而莫肯結臣道也

周之君臣兩得之矣自是而下君將自結邪臣將結之邪一舉足而見之矣

楊朱泣二岐阮藉泣窮途一以悲道之多端一以悲道之不達

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殷已憇吾從周然則文果勝憇矣乎憇非殷之初也文非周之末也

楚莊納伍胥之諫而罷淫樂齊威悟淳于之諷而行誅賞易曰冥豫成有渝无咎言人君貴信賢而改過也名之曰莊威不亦宜乎

龍負夏禹之艇卒治水而窆衣蛇遶衛君之輪遂投

殿而伏劍

陽君道也故尊而難對陰臣道也故卑而喜應九疇之凶生于對奇也八卦之吉生于應偶也

風行天上動萬物者莫疾乎風水行地中潤萬物者莫疾乎水故生者之擇居死者之擇穴皆莫離乎風水也

治世不能無淫祠正人未嘗有淫祀

潮汐之盛縮因月之盈虛古語如是誰則驗之吾觀于魚腦之光滅而信之矣蓋魚蝦水畜也水者月之液月者水之精陰氣之以類相感者也

管晏之文無醜醜女也雖醜而有益于國莊列之文  
西施美婦也雖美而無裨于世

文勝而周衰清談而晉敗道學盛而宋亡國無實也  
拘儒不可與談玄腐儒不可與論道

鼇戴山而水居蠃負粒而陸遊大小之樂均也蚶委  
腹而緩步鮫百足而疾行有無之勢一也孰重孰輕  
孰多孰寡孰勞孰逸理之各足焉耳

天本明雲蔽之心本明欲蔽之雲散欲消天心同澈  
雲錮欲鉗天心同閉

鸚鵡之勇能奪巢終歸竊位之匪結蟻之智能轉凡

卒蒙穢飽之羞泰伯逃荆夷齊采薇醜此故也  
以人治人孔子之教也以心印心佛氏之教也聖人  
見道不遠人故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至人見  
道不外心故曰離道別覓道終身不見道人即心也  
心即人也夫道一而已矣

禽之集也翔以擇木獸之走也挺以擇蔭人之處也  
審以擇居翔以擇木可以遠矰弋挺以擇蔭可以遠  
陷阱審以擇居可以遠刑辟

惡土雖善種不生善土雖惡種不死良農擇地而種  
君子擇人而施

智者之納言也。如以水沃燥沙也。昏者之拒諫也。如以水潑鎔金也。以水沃乎燥沙。吾見其順受矣。以水潑乎鎔金。吾見其騰沸矣。非水之異也。投之非其所也。非辭之殊也。告之非其人也。

有千里之馬而無千里之御。不能獨馳也。有千里之御而無千里之芻豢。不能久良也。善其芻豢者。主也。善其御者。牧也。如是而不千里。非騏驎也。

忍大師曰。死生大事。禹曰。生寄死歸。莊周曰。生浮死休。知其爲大事。則人固不可輕于生死而忽之。知其爲寄歸浮休。則人亦不可重于生死而惑之。如是可

爲了死生者

蠡斯春黍雖不足以濟飢而惰農媿矣莎雞促織雖不足以濟寒而嬾婦驚矣丹鳥挾火雖不足以濟昏而暗行懼矣嗚呼其諸造物者自然之治乎

沈檀之木不適用於稗生豫章之材不可琢于旣朽何則物有不同時有所宜也

虎豹驅羊孰不憐豺狼驅民孰能愍

罪春秋于當時仲尼不得已也期子雲于後世楊雄其如何哉

雖有金鍾擊以金挺其聲必裂雖有仁主輔以仁臣

其治必弱扣金鍾必以木錘佐仁主必以義士

權會莊誦易卦而卻乘驢前後之鬼徐份詭誦孝經

而愈陵父危篤之疾

會北齊人份陳人

猛虎之勢奮于一撲三軍之氣作于一鼓

麒麟麋鹿有角同也然麒麟不能爲麋鹿之解角君

子小人有心同也然君子不能爲小人之易心

繩之生也曲其用也必直人之生也直其用也或曲

衣錦食鮮非所以延年服粗餐糲聊可以卒歲

勾踐鑄金于少伯君子謂之貌臣貫休鑄金于賈島

君子謂之心師

王右軍之書五十三乃成高常侍之詩五十外始學  
阮藉之放見稱于司馬稽康之和致忤于鍾會晉公  
之度征西之禍于此見之矣

蕙蔦依松林可以延百尋青蠅附驥尾可以致千里  
其爲依附則得矣而如仰高居後何哉

堯舜之愛身甚于愛天下故讓天下于許由務光而  
不愆許由務光知其害故不受天下以完其身堯舜  
之愛天下不如愛子故不以天下與丹朱商均朱均  
非不肖也何以故讓天下與舜禹而不爭不賢而忍  
之乎舜禹不知其害而受之天下故有蒼梧會稽之

禍不得死于故居而死于逆旅不得死于中國而死  
于四夷

展禽忍于三黜在今人則爲之貪位慕祿屈原甘于  
九死在今人則爲之病狂喪心

吳起吮一人之疽而鄰敵却段熲裹一卒之瘡而西  
羌平于罕哭一夫之亡而宋國安私恩小惠三代以  
下皆是道也今此之不能爲將之道何如

晉文公二豎入于膏肓扁鵲識之秦孝王崔姬入于  
靈府許智莊識之非察其疾也乃診其心也

藥布祠彭越不忘奴主之情廉范歛廣漢實切師生

之義

良匠之目無材弗良聖主之目無臣弗聖非材之盡良也大小各有所取也非臣之盡聖也內外各有所使也

雞鷲雄峙犬猛專牢強弱之不敵也螳勇兼垤蜂策攻窠衆寡之相凌也據勢以獵馮力以角其諸春秋戰國之君乎

孔子以死喪之道爲難言重陰道也孟子以浩然之氣爲難言重陽道也然則終不可言與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形如槁木不死之真心如穀種長生之仁死生不測造化之神

防細民之口易防處士之口難得丘民之心易得游士之心難此七國所以懼橫議而暴秦所以令逐客也

象以齒焚犀以角斃狸以血刺熊以掌亡貂以毛誅蛇以珠剖鼈斷尾以纓狐分腋以白龜鑽介以靈麝噬臍以香故曰禽獸無辜懷寶其害匹夫何辜懷璧其罪嗟夫罪在懷璧固已矣攘人之璧而自抵于罪者獨何與

地以海爲腎故水鹹人以腎爲海故溺鹹  
以熱攻熱藥有附子以凶去凶治有干戈善用則生  
不善用則死

若網在網掣繩者君如錐處囊脫穎者人

人之初生以七日爲臘人之初死以七日爲忌一臘  
而一魄成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魄具矣一忌而一  
魂散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魂泯矣易曰精氣爲物  
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

微言絕耳頰遠嘆別于歐陽鄙吝萌心仲舉思見乎

黃叔

君子之異于人者道同于人者貌

冬江而夏山公閑休之安宅也地棺而天椁銷搖子之大葬也

西伯澤及枯骼而大老雙歸燕昭價重死骨而駿馬三至

白駒過隙魏豹且感于人生飛鳥過目張翰愁思乎瀛海

大禹入裸國而不衣秦伯適荆蠻而薊髮父母之遺體有時而自殘衣冠之盛儀因地而或廢

仲尼擊槁而歌焱風仁可以充飢也曾參曳履而歌

商頌義可以禦寒也

分人以道謂之神分人以德謂之聖分人以功謂之  
公分人以利謂之私

田子見玉食蹙然曰弗飢斯可矣見衣錦顰然曰弗  
寒斯可矣見華屋愀然曰弗露斯可矣毋玉爾食而  
玉爾儀毋錦爾衣而錦爾心毋華爾屋而華爾德惟  
儀之玉以振天下惟心之錦以文天下惟德之華以  
覆天下故君子去彼取此

王生以結襪而重廷尉汲黯以長揖而重將軍

吳雄不擇封墓而三世廷尉趙興犯妖禁而三葉

司隸陳伯敬終不言死而年老見殺

學非誦說之末也行而已政非文飾之具也實而已  
王非治安之迹也化而已化者其帝乎皇則神矣  
有一鄉一國天下之量斯能受一鄉一國天下之善  
故曰量者量也量其多寡而受之也

田真三人共爨婦析柴荆之幹以圖分割良四世同  
居妻易庭禽之雛以求異故齊家者先刑其室正內  
者必絕其私

倉庚爲炙可止妬婦之心鳳凰爲羹難化忌士之口  
太公誅狂獍華士周公非之而下白屋之賢放勳容

驩絲共苗重華矯之而正四裔之罪

徐景山畫生鱷而執白獺放挫啼懸死鼠而釣大鰲  
書齏其冠裳乎懸鼠其爵祿乎嗚呼悲夫

孔子歷諸侯七十一聘而不遇一主乃思九夷老子  
歷流沙八十一國而化被三千遂忘中夏

倚牆之木盜之橋倚牀之僕姦之招

周旦作金縢以祈天命君子以爲呪詛之媒夏命鑄  
鼎象以辟神姦後世遂有厭鎮之術

命古禹字

亡國之社上屋而下柴絕于天地也敗家之子覆祀  
而滅嗣絕于祖宗也

心靈匪形故天地不能役而人反以利祿役其心心  
虛匪氣故陰陽不能運而人反以喜怒運其氣此心  
之所以不能不動也盡心者虛存心者靈

祭葬厚而奉養薄末世之孝子也承順過而弼拂微  
末世之忠臣也事生孝之先犯顏忠之大

琴瑟合調夫婦之所以諧音壻一節兄弟之所以  
同氣黿鳴而鼈應兔死則狐悲

人之爲學四書其門牆也五經堂奧也子史廊廡也  
九流百家其器用也居不可以不廣學不可以不博  
舉業錮而居隘語錄倡而學荒

有子如龍虎不須作馬牛有子如豚犬何須作馬牛  
涪水雜江水蒲元能辨其性故淬劍精石城雜南冷  
德裕能辨其味故煮茶美

京師元帝爲周圍尚談老子之旨海島宋君爲元遂  
猶講大學之章腐臣朽主自取滅亡神謨聖訓何裨  
解藥

天地施恩于萬物而不望萬物之報吾是以知天地  
之大父母施恩于子孫而不望子孫之報吾是以知  
父母之大天爲嚴父地慈母少極吾宗太極祖巍巍  
乎其功德蕩蕩乎其難名哉

腐鼠墮而虞氏亡，狹狗逐而華臣走。孽雖由于自作，  
實起于不虞。

欲治疑獄，解解觸咎，碌碌若濟大師。倉光實危，  
尚父咄咄。倉光一作倉兒

敗歲皆莩，形菜色之民而通都。有吞花卧柳之司牧，  
防秋多夢，妻哭子之士而幕府。有歌兒舞女之將軍，  
民欲不流，得乎士求不叛難矣。

善富者羞德之不積，不羞金之不積。善貴者耻德之  
不夥，不耻祿之不夥。德以聚金，則滿不僕。德以居祿，  
則鼎不顛。

蘇子瞻作殺雞之疏非吾儒之仁張乖厓轉刲羊之經乃異端之義

用良匠者必胥良材用大賢者必胥大位無良材則良匠不足以成器無大位則大賢不足以成治

臨廁而惰容非頽閣之德膺刃而回慮非關比之忠君子寢義而夢榮小人寢利而夢辱是故寢薄冰者夢溺寢積薪者夢焚

乾蓋西旋故二曜輪運坤輿東轉故百谷馬奔暮沒而朝升同此日也天不更則日亦不更左注而右浮同此水也地不耗則水亦不耗

民無百里之名士無千里之名仲尼所以來鳳狗之  
謂民無百里之友士無千里之友林宗所以叢黨錮  
之災友者人之所憎名者天之所忌

三皇不期皇而皇五帝不期帝而帝三王不期王而  
王期皇不皇者始皇也期帝不帝者東帝也期王不  
王者霸王也

以蛙鼃當鼓吹孔珪之志初不在于清音以蟋蟀代  
簫管道賁之聲實有契于定慧

詩因鼓吹發桓玄耳入而心通筆以鼓吹神張旭得  
心而應手

珠雖泐不失爲寶  
莠雖喬不失爲草  
寧爲回天母爲  
贖老

江河若決神禹不能輓其流  
井田旣開周公不能復  
其界地利有宜人事有時

日月不以陰靈而改其升沉  
聖賢不以昏亂而變其  
出處有常度萬物仰有常德  
萬民尊

建律者君行律者臣守律者民

以道爲筭則士游祥麟以德爲籠則士來瑞鳳  
以功爲罟則士投猛虎以利爲藪則士奔狂狗

梓慶鑿成而疑鬼  
雲雲鍼妙而驚神  
聖道散于游藝

天巧喪于工人

狂以全身君子也狂以殺身小人也被髮箕子昌罵  
坐灌夫亡接輿陸通免捶杖正平歿五子歌不慧仲  
尼思中行

日閑輿衛何難乎良馬之逐不離韜重豈憂乎終日  
之行利往基于具備喪槨本于持輕

月不暇照雲火升梯雨不及施水輪灌隴

笑之頻者泣必深生之急者亡必疾

天鑄萬物聖人鼓之天蘊至文聖人詁之鑄非鼓則  
器將鹽蘊非詁則文不宜

七卷終

留青日札卷之八

錢塘田藝蘅子秭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天地

天圓十二綱運關三百六十轉爲一周天運三千六百周爲陽孛地紀推機三百三十轉爲一度地轉三千三百度爲陽蝕天地相去四十萬九千里四方相去萬萬九千里張衡靈憲云八極之維經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短減千里東西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于八極地之深亦如之或曰地廣東西二萬八

千里五億十萬九千八百八步南北二萬六千里計九州之別壤山陵之大川澤所注萊洎所生鳥獸所聚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磽确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蓋古之四極甚近也河圖括地象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三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淮南子曰禹使大章步東極至西極豎亥步北極至南極步畧不同似不足信山海經言四極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或曰地厚七萬二千二百里下至泉壤第一壘上至天九萬七千二百里下至九

幽洞淵上至星天一千二百一十八萬里

堪輿

堪輿說文堪地突也从土甚聲一曰任也徐曰地穴出也故曰堪天道也輿地道也又曰扶輿扶說文佐也相也扶持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持即扶載即輿也从手夫聲所謂側手曰扶也禮記注銷四指曰扶

天殼

無稽之言至朱子極矣仲晦曰天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又曰北海只挨着天殼邊過此可

發一笑余曰天殼可對地漿或曰何也曰殼中非漿而何此宋人天地如雞子之說也則盤古皇當爲之雛矣

日月

天體東西南北經三十五萬七千里每一方八萬九千二百五十里自地至天八萬里日月居陽城之半爲中乃體正圓也日月徑四百里周一千二百里至地高二萬五千里日月光之照經八十一萬里至冬日南行三萬里至夏日北行三萬里東西如之其日行四極也東極日午西極夜半西極日午東極夜半

南北如之八極之外日月之光不至則萬物寢息

桑柳

日出于扶桑入于細柳桑柳者天地之際也日行一度二千里晝行一千里夜行一千里麒麟之行亦一千里月行十三度十度二萬里三度六千里一晝夜行二萬六千里晨鳧之飛亦二萬六千里

日月暈

暈日月旁氣也周禮眡祲十輝一祲二象三鑄四監五闇六瞢七彌八叙九濟十想蓋陰陽之氣凝結融聚而日月之光照躬成輝也諺云大暈風小暈雨又

漢書太平之世日抱重光

日景

周公以土圭法測土深正日日至之景尺有五寸日  
爲陽精玄象之著日未景尺五寸日短景尺三寸見  
隋天文志蓋土圭測日景千里率差一寸愈南則日  
短夜長愈北則日長夜短以景測天而知天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日行一晝夜以景測地而  
知地周遊于三萬里之中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今天  
運易見而地運難知蓋陽動而陰靜也度天舍也

日光摩蕩

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至二十五六日日光外  
時有黑氣如盤往來與日摩蕩嘉靖三十四年十二  
月二十九日未申時日光忽暗有青黑紫色日影如  
盤數十相摩視久則百千飛蕩滿天漸向西北散沒  
易通卦驗曰愚智同位日月無光

觀日法

元登州李國用爲卒時遇神仙教以觀日之法洞見  
臟腑世稱神仙

倒景

今人以返照爲倒景非也司馬相如貫列缺之倒景

謂人在天上下向視日故日景倒在地下也陵陽子  
曰列缺氣去地一千四百里倒景氣去地四十里谷  
永曰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  
景倒服虔曰列缺天閃也魏瓘賦凌倒景而將越

月初生

諺云月如仰瓦不求自下月如彎弓少雨多風蓋月  
出入黃道之中而又有青白赤黑各二道是謂九行  
行南爲陽道則無雨行北爲陰道則有雨仰瓦則北  
彎弓則南驗之無爽

赤月

六月初月新生其色大赤如火蓋時亢早已久日乃赤故月借日之光亦赤也雖星亦皆赤者可見其射日之妙矣至于燈火亦無不倍常紅光難近蓋燈光取日之氣者故人言夜間燈火明而焰長則明日必晴若暗而焰短則明日當雨占之甚驗

### 紫微

紫帛青赤間色也北方黑色北方正水黑尅火赤故紫色赤黑紫微天文垣名天之氣微茫而莫測也紫廬即紫微之庭見晉左太冲白髮賦紫庭見齊王融雜體報范通直詩極屋脊之棟高及甚也天至高物

莫與並故稱紫極春秋合誠圖曰紫宮大帝室太一之精漢書曰中宮天極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春秋元命苞曰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圖法陰陽開開皆在此中也宸屋宇也室之與者後人指帝居曰紫宸

### 七曜

日月二曜也水火木金土五星也共爲七曜今星術家增入羅埃計都月孛紫炁四星共謂之十一曜焉  
洪武十年春太祖與翰林應奉傳藻典籍黃鄰考功監丞郭傳論乾旋之理日月五星並行之道諸臣皆

以蔡氏言爲必然乃曰天體左旋日月亦左旋復云  
天健疾日日不及天一度月遲于日不及天十三度  
謂不及天爲天所棄也太祖深以爲蔡氏之謬曰吾  
聽諸儒蔡氏之論甚以爲不然雖百餘年已往之儒  
朕猶因事而罵之蔡氏故作聰明以註書及觀書註  
語纏矣所言乾旋之道但知膚不究其肌不格其物  
以論天象是以以已意之順亂乾道之順以已意之  
逆亂乾道之逆夫何云蓋謂朕自起兵以來與知天  
文精曆數者晝夜仰觀俯察二十有三年矣知天體  
左旋日月五星右旋非此一日之辯辯非尋常之機

所以非尋常之機者何因與群雄並驅欲明休咎特  
用心焉故知日月五星右旋之必然也今蔡氏以進  
曰退以退曰進朕謂諸儒曰何故典籍黃鄰代蔡氏  
曰以理若是日理者何曰首以天疾行晝夜三百六  
十五度行健也次以理日當繼之不及天一度末以  
太陰之行不敢過太陽特不及天十三度此因意僻  
着而爲理所以順亂逆逆亂順是也所謂蔡氏之僻  
者但見日月在天周流不息安得不與天順其道而  
並馳旣馳安得不分次序而進此蔡氏之機理不見  
也吾以蔡氏此說審慮之知其不當其蔡氏平昔所

著之書莫不多差矣夫日月五星之麗天也除太陽  
陽剛而人目不能見其行於列宿之間所行舍次盡  
在數中分曉其太陰與夫五星昭昭然右旋緯列宿  
於穹壤其太陰之行疾而可稽驗者若指一宿爲主  
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若天晴氣爽正當望日  
則盡一夜知太陰右旋矣何以見蓋列宿附天舍次  
定而不動者其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比月未入地  
時而行過列宿之東一丈曉然今蔡氏所言不過一  
晝夜一循環爲之理說差多矣且天覆地以地上仰  
觀平視則天行地上所以行地上者以十二方位驗

之定列宿之循環是也其日月附于天以天上觀之以列舍不動之分則日行上天右旋驗矣故天大運而左旋一晝夜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小運之旋一晝夜西行一夜一年一周天太陽同其數太陰一晝夜行十三度一月一周天此日月細行之定數也其日月一晝夜一周天日月未嘗西行也乃天體帶而循環見其疾速也此即古今曆家所言蟻行磨上的論吾爲斯而着意因蔡氏不窮稽於理以郭傳黃鄰等務本蔡氏之謬言意在刑其人以誠後人特敕三番入禁而又權釋之使習知天象而畢來告故遺行焉

國爲之論

客星

昔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晏子笑曰彗星將出彗星何懼注客星侵側欲相害也漢光武建武三十一年秋七月客星見軒轅炎二尺所西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輿鬼東北六尺所凡一百十三日而滅因考客星者周伯老子王蓬絮國皇溫星皆客星也行諸列舍十二國分野各在其所臨之邦所守之宿以占吉凶周伯大而色黃煌煌然見其國兵起若有喪天下饑衆庶流亡去其鄉

瑞星中名

狀與此同  
而占異

老子明大色白淳淳然所出之國爲饑爲

凶爲善爲惡爲喜爲怒常出見則兵大起人主有憂  
王者以赦除害則灾消王蓬絮狀如粉絮拂拂然見  
則其國兵起若有喪白衣之會其邦饑亡又曰王蓬  
絮星色青而熒熒然所見之國風雨不如節焦旱物  
不生五穀不成登蝗蟲多國皇星出而大其色黃白  
望之有芒角見則兵起國多變若有水饑人主惡之  
衆庶多疾温星色白而大狀如風動搖常出四隅出  
東南天下有兵將軍出于野出東北當有千里暴兵  
出西北亦如之出西南其國兵喪並起若有大水人

饑又曰溫星出東南爲大將軍服屈不能發者出于  
東北暴骸三千里出西亦然凡客星見其分若留止  
即以其色占吉凶星大事大星小事小星色黃得地  
色白有喪色青有憂色黑有死色赤有兵各以五色  
占之皆不出三年又曰客星入列宿中外官者各以  
其所出部舍官名爲其事近之者爲其謀其下之國  
皆受其禍以所守之舍爲其期以五氣相賊者爲其  
使中興天文志客星有三一曰老子二曰國皇三曰  
溫星老子一星休咎半之國皇溫星皆爲咎徵老子  
非李耳古之有德行而不仕老而有壽之人國皇者

國星也不知何國人温星者温其姓古之有操行而不仕者也三人者其精皆爲星帝命之爲客星錯出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晉志無國星温星而有周伯王蓬絮芮又有盜星種陵天狗女帛之爲凶也隋志五星周伯蓬絮同晉志其三星與此同然周伯晉志以爲祥隋志以爲妖桑思玄客星亭記有云客星有五曰周伯曰老子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温星所犯大凶漢光武時犯帝座故太史奏曰甚急其後居周之分野而光武崩而天文志不著其應似因嚴子陵前者加足帝腹之故而諱其占也觀晉劉聰

時客星犯紫微太史康相以爲非常之變聰遂滅亡  
是可知矣其說亦頗奇悅蘇州人柳州通判又我  
太祖嘗作嚴光論亦深不足于光云漢宣帝 年夏  
客星見昴卷舌間元帝初元元年四月客星大如瓜  
在南斗第二星東五月渤海大水六月關東大饑

### 景星

天文志曰天暝而見景星孟康曰暝精明也有赤方  
氣與青方氣相速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  
星凡三星狀如半月王者得天心不私人則見

### 德星

人但知陳太丘德星里而不知唐崔郾宣宗賜名德  
星堂德星社唐德星三星直斗口隨北斗小而銳若  
見若不見或曰那天乙星

分野

周禮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保章  
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唐僧一行以天下  
山河之象分爲兩界而以星辰河漢別其陰陽升降  
配以古今輿地是曰分野乃諸家說天之祖也春秋  
時州鳩禪竈之徒論諸國分野不及吳越至周禮鄭  
玄註始曰星紀吳越也范曄志星紀起斗十一度至

婺女七度于辰爲丑于分野爲吳越晉書起斗十二  
度費直起斗十度終婺女五度一行起斗九度終婺  
女四度班固志分星紀爲二云吳斗分野越牽牛婺  
女分野曆家仰儀之法反以觀天取光之所燭爲驗  
星紀在北吳越在南蓋光燭之也又星經北斗玉衡  
第六星主楊州以五巳日候之以丁巳日候吳郡

效外曰野牧外曰野大野曰平分者分值也天有九

野 中央曰鈞天 東方曰蒼天一作旻 東北曰旻

天一作變 北方曰玄天 西北曰幽天 西方曰皓

天一作成 西南曰朱天 南方曰炎天一作赤 東南

曰陽天 又太玄九天一中天二美天三從天四更  
天五晬天六廓天七咸天八沉天九成天

五星分野天官書 秦之疆候太白占狼狐 吳楚

候熒惑占鳥衡 燕齊候星辰占虛危 宋鄭候歲

星占房心 晉亦候星辰占參觜 秦晉好用心復

占太白 胡貉數侵掠占星辰

二十八宿分野 角亢氐主兖 房心主豫 尾箕

主幽 斗主江湖 牽牛婺女主揚 虛危主青

營室東壁主并 奎婁胃主徐 昴畢主冀 觜參

主益 車井輿鬼主雍 柳七星張主三河 胃軫

主荆 兗屬鄭 豫屬宋 幽屬燕 揚屬吳越

青屬齊 并屬衛 徐屬魯 冀屬趙 益屬魏

雍屬秦 三河三輔屬周 荆屬楚

月建分野黃裳天文圖 天漢四瀆之精起鶉火至箕尾十二辰斗綱所指謂之月建十二次日月所會元枵至陔訾十二分野 次所臨故曰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辰王侯之所國

十干分野 甲乙四海之外 丙丁江淮海岱

戊巳中州河濟 庚辛華山以西 壬癸常山以北

淮南子又曰 甲齊 乙東夷 丙楚 丁南夷

戊魏 巳韓 庚秦 辛西夷 壬衛 癸越

十二支分野 子周 丑翟 寅楚 卯鄭 辰晉

巳衛 午秦 未宋 申齊 酉魯 戌趙 亥燕

星好風雨

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孔安國曰箕好風畢好雨蔡邕曰風伯神箕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風雨師神畢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雨詩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春秋緯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是也又孫武子火攻之法曰起火在日月在箕壁翼軫風起之日也則月從壁翼軫亦好風矣辛酉五月五日日入酉時正三刻月在

乾兌之交一星犯月其大如彈丸其光如太白初有  
芒如兩角與月相敵漸盪漸離約去滿尺而寢六日  
七日皆大雨或曰辰星入月或曰正離畢也故滂沱  
又閏五月初四日有星在月下甚大相去不五六寸  
月正仰瓦初六漸遠丈許十五六七日已後大雨水  
田野陸沉從星何以風雨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  
出入三道出北則水出南則旱或言北旱南水月爲  
天下占房爲九州候月之行天三十日而周一月之  
中一過畢星孔子曰月離其陰故雨月離其陽故不  
雨是也

五星聚管室

嘉靖三年甲申正月丙寅十一日五星即聚于管室但太陽未到宮耳至十六日太陽躔室初度木星室四度火星室七度土星室二度金星室十一度水星室七度孛星室三度此天文所罕遺者每舉以問術士多不知其說者占王朝廷營建

彗臨東井

嘉靖十一年八月初六日彗孛于井宿之間未及二歲凡已三見未幾而首相朱嘉張公罷去時人爲之謠曰石產房州胡明善禍從地出星臨井宿張孚敬

災自天來胡公爲直隸巡按御史時以采石去

熒惑入南斗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七月熒惑入南斗占主東南大饑荒是冬及明年春江南兩浙大饑斗米數百錢

星變雜記

嘉靖辛酉六月一日黃昏有星流于牛女之間墜地如雞子大一路有光燭天

壬戌六月二十四日有流星大如月隕于西北其聲殷殷如雷其光燭天或曰火殒

甲子七月十七八日日正中時有星在日傍人皆見

之大以爲異或曰此太白晝見也市中一老人獨嗟  
嘆而去或有所知問之不肯明言其故

乙丑六月二十 日有大火如斗隕于西商

四十五年丙寅十一月十五日四更有一大星下隕  
群星數百如雨隨之逾月上崩

### 三才太白

天之太白星名謝臯羽詩柴關當太白藥氣近樵青  
地之太白水神名淮南子曰昔馮遲太白之御六雲  
霓游微霧驚忽荒許慎曰馮遲太白河伯也七發曰  
附從太白 人之太白李謫仙也其母夢長庚星入

而生故以白名之信乎其天才也

### 黃道

處暑之後秋分之前晴明日沒之時登高遠望其南方若虹霓斜界織微雲氣皆不敢侵入者是名天之黃道也

### 赤虹黑虹

辛酉閏五月二十九日酉時赤虹二道目西北經東南亘天又甲子六月初四日黑虹見北方此兵象也至十二月北虜果犯京畿內外戒嚴

### 心房

星乃陰陽之精而二十八宿又星之精也經言心房二宿具男女二形是邪氣淫曜矣不知造化何以有此故生人值之有二形人亦曰兩儀人俗名二紐子西域謂之博义半釋迦大般若經五種黃門梵言扇攬半釋迦一有男根用而不生子者曰半釋迦二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具而不生子者曰伊利沙半釋迦三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曰扇攬半釋迦四半月能男半月女曰博义半釋迦五被割形曰留孛半釋迦晏子見鈎星在房心之間知齊地當動留青日札卷之八

留青月札卷之九

錢塘田藝衡于枕櫛

倩徐懋升玄學校

玉女

周書王會圖所載非寶異物不過紀帝王祥瑞而已  
至于沈約宋書符瑞志則又可鄙笑甚至不知玉女  
之名乃訓釋之曰玉女天賜妾也則又雲漢之上有  
居民而茫茫昊天亦有夫妻子女矣既有玉女必有  
金童何不並列之是錄鬼魅之尤也相如大人賦排  
閭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張揖曰玉女青

要乘戈等也揚雄賦玉女無所眺其清盧靈光賦玉女窺窓而下視注刻玉女形于窓上李白詩莫宿玉女窓甘泉賦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宓妃山海經玉山西王母所居神異經東荒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常與玉女共投壺華山上有玉女洗頭盆

孟婆

北齊李騶駮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之女遊于江中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爲秦媪此俚

語也亦未得其義蓋易巽爲風其卦爲少女三陰卦以孟仲季言之故曰孟婆將捷詞春雨如絲繡出花枝紅裊怎禁他孟婆合皂巽亦東南之卦于時正春也管輅占曰少女風又嶺表有颶母可對孟婆也

### 瘴母

今嶺南但言瘴氣而人不知有瘴母番禺記曰有物自雲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即病名曰瘴母也甚奇

### 天妃

宋神宗元豐六年博士王古請婦人之神封夫人再

封妃北闕西有天妃宮乃漕運奉祀之神皆云起于宋盛于元蓋時海運著靈也而不知何處人此女乃福建莆田林氏之季女幼悟玄機長知禍福在室三十年顯靈元祐州里立祠至元中奏號天妃我朝洪武初海運有功乃封昭應德正靈應孚濟聖妃娘娘之號夫曰聖妃可也舊乃曰天妃天果有妃乎蓋妃媿也對也故天子曰后妃次曰妃嬪又太子諸王之適室亦曰妃或作斐列仙傳江斐二女亦作 皆匹耦之稱故詩曰喪其妃耦妃音配是也今以三十之室子而強加之曰妃可謂名稱其情乎以妃而上

配之以天不亦甚褻矣乎神必有所不享也余意欲以聖妃易作聖女何如或曰天女庶不悖瀆也

### 天火

左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尚書曰火曰炎上古者五行皆有官火官失職則火不炎上春秋繁露曰火不炎上秋多電由王者視不明也人君惑于讒邪內離骨肉外踈忠臣咎及于火則大旱必有火國語曰火焚其爨噐子孫爲疑由王者箴弃五則也嘉靖問火焚太廟九廟奉天殿午門者屢矣隆慶初火焚承運庫累朝寶噐殆盡皆火失其道也可不復其官邪

改火改烟

古者鑿燧改火所以革故而取新也春取榆柳之火者榆柳色青木之火也木能生火夏取棗杏之火棗杏色赤火之火也火能生土夏季取桑柘之火桑柘色黃土之火也土能生金秋季取柞櫟之火柞櫟色白金之火也金能生水冬季取槐檀之火槐檀色黑水之火也周禮又曰季夏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注季春則火星見于建辰之月因出之以宣其氣雖烈山焚萊不禁也季秋則火星伏于建戌之月因內之以息其氣雖鑠金焚蕪不爲也又淮南子曰

夏燹柘燧火冬爨松燧火其說頗異然人但知改火而不知其煙亦隨所改而不同故淮南子曰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七十二日尚書大傳曰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于天公臣多弑主孽多弑宗五品不訓責于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墜水爲民害責于地公

陽燧取火

不獨燧人氏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爲火而竹亦可以取火石亦可以取火又以堅木鑽石亦可以生火古人以陽燧取火于日方諸取水于月淮南子曰陽燧見日則斲而爲火陽燧金也取金猛無緣者日高三四丈持以向日燥艾承之有頃即焦吹之得火今亦不必用猛金也以水精大珠向日對照以草紙承其下一點透明紙焦煙起即得火矣則是方諸取水亦可以取火也一統志名曰朝霞大火珠在占城國出大如雞卵狀類水晶當午置日中以艾藉之火出是也可見陰陽一理日月一氣水火一原

# 氣水

天地皆氣水也蓋水載地而天包水而氣承天是天地之外皆水而水之下乃氣以其混淪而言則謂之大氣以其旋轉東負而言則謂之罡風此日月星辰之所以能從地下運行而出沒也今人皆言氣水蓋蒸潤之謂也浮則爲氣沉則爲水二者陰陽一理而已故氣屬天水屬地天以氣成地以水載水之出雲煙耶氣也氣之降雨露耶水也變化消息孰究其根

## 日月內明

或曰日外明內暗月外暗內明余則以爲不然要皆

以已昭昭然後能使人昭昭也若夫日之薄蝕月之晦朔又安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哉

漢案戶

大戴禮七月漢案戶謂天漢直戶也今五月

六更

漢書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唐六典太史門典鐘二百八十八人掌鐘故詩有云促漏遙鐘動靜聞其漏五五相通凡二十五故李郢詩云二十五聲秋點長韓退之詩雞三號更五點宋宮中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後二

點之并初更去其二點首尾止二十一點至今仍之

故曰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三點放人行後不用鐘

或用鐵磬鐵磬南齊製初用鼓磬以應更唱宋太祖

以鼓多驚寢遂以鐵磬此更敲之變也或謂之鉦

即今之雲板也陳履常詩殘點連聲殺五更注元量

詩亂點傳籌殺六更今幸又槩槩鼓將盡則雲板連

敲謂之殺夏南史陳文帝每夜刺閤取外華分判者

前相續勅雞人伺漏傳籤于殿中令換籤于階石上

蹠然有聲隋煬帝詩投籤初報曉唐王維詩絳續雞

人報曉籌是也衛公兵法曰鼓三百二十三槌爲一

日計

通角吹十二聲爲一疊鼓止角動也司馬法曰昏鼓  
四通爲大鼗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三通爲發駒今  
早晚各止三通也其鐘聲則一百八撞以應十二月  
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之數

有雲無露

大戴禮曰陽氣盛散爲雨露雲陰也陰氣盛則露微  
李太白詩天清白露下杜子美詩露下天高秋水清  
甘露

洪武二年十月甘露降于乾清宮後苑蒼松上宋濂  
作頌又六年癸丑正月四日丙午上御武樓便閣

初取膏露于宮中盛以翠甕玉潔珠圓世所未覩昇  
爨器至用金杓煉水二升以露投之須臾融化上取  
杓中瀉二內侍舉幕承之查滓已淨重漉以絳紗囊  
上飲一爵而分賜與御史中丞楊寧贊善大夫宋濂  
曰此天地至和所凝也卿等服之去沈疴而衍遐齡  
其味甘如飴而弗膩其氣清于蘭而不艷一入口間  
神觀如覺爽越飄飄然欲御風而行見于學士甘露  
漿詩序又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上詣園丘見森松極  
杪露水凝枝垂懸上下有若明珠蜜蜂交雜採而啖  
之甘如錫糖見御製甘露論嘉靖某年十一月冬至

曰甘露降于承天園陵松樹守臣貢之以賜大學士  
夏言疏謝有曰蜜醇冰瑩傾仙掌于雲中委素流甘  
結珠琲于林表稽首以嘗憶金莖之沆瀣入口而化  
疑玉杵之玄霜云云蓋天地之氣和則爲雨天氣下  
降地氣不應則爲露露本天氣故極其清也五行之  
質具于地而其氣則行于天得之者其行木則色青  
味酸而氣生其行火則色赤味苦而氣長其行金則  
色白味辛而氣收其行水則色黑味鹹而氣藏土則  
流行于四時而獨王于大夏其色黃其味甘其氣冲  
和故甘露得土行之精而味甘大抵皆和氣之應豐

年之兆也瑞應圖云色濃爲甘露王者施德惠則甘露降其草木晉中興書曰甘露降耆老得敬則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甘露者仁澤也一名天酒有朱露丹露玄露青露黃露白露之異者即五行之異稟也嘉靖三十五年乙卯十一月十六日遊小洞天偶見甘露降于峭崿松竹葉上摘而飲之信如凝脂甘飴生平塵穢肺腸一旦洗淨因作詩曰仁澤聞天酒何當此降祥冬餐同沆瀣瑞應獨松篁綴葉珠生彩霓衣玉有香不須仙掌上端勝飲瓊漿後二十二日與諸友復遊品崑忽遇甘露從空而降天

無片雲正午時也蔣子久大駭異之作詩贈余曰忽  
看海上丹丘竈獨洒山中翰墨房樹樹冰珠如弄彩  
紛紛芸葉盡凝香祇宜詞客分甘飲絕勝金莖屑玉  
嘗况是此邦耆舊在定知仁澤預呈祥茗溪漁隱嘗  
載熙寧六年建昌松上甘露迷華陰道人之言曰譬  
如人身精液流通均布六七十年中若其壽短促則  
涌併于未死之前此木蓋將槁故耳明春松果不復  
榮此妄言也無知僉子復信其言何哉今甘露降于  
空中視以十目指以十手非夜中松上所凝結者况  
竹木初未嘗枯槁則漁隱之言不亦信乎其妄哉

護霜天

天有雲則無霜名護霜天杜牧詩護霜雲破海天遙  
于鵠云護霜雲映月蒙龍晏原叔云幾點護霜雲影  
轉高迪云江雲薄護霜

茂州雪

嘉靖三十八九年四川茂州六月初二日大雪七月  
初三日又雪餘姚魏體元隨陳副使洪濛在威茂道  
親見故言之又四十年方祿在寧波六月三日亦  
落雪似黃色小僕隨行亦目覩也嘉靖二十一年象  
山雨黃霧行人口耳皆塞

雷

雷天地之義氣也故春分而發秋分而收晝而作夜而息今則方春而震隆冬而轟無分于晝夜而霹靂此殆之其所暴怒而辟焉者矣甲子十一月十一日庚戌戌時雷鳴閃電夜分大霹靂瓦屋皆震有聲直至十二日辛亥寅時方止連陰雨十餘日忽大風大暖人皆裸體如春夏時令又十二月初一日巳巳申酉時晴天雷鳴是夜大風适地初二日飛雪初三初四日甚寒雖晴明雪凍不消初五日復大雪初七日有風甚寒初八日丙子狂風終日翻屋拔木飛沙走

石滯天地皆黃泥沙塞遍門戶不可開几案堆積如  
塵池沼浪湧舟楫不行人民恐懼隆慶二年九月八  
日大熱如夏雷震次日忽作寒如冬半夜雷電達旦

雷擊人

王克有雷虛篇以雷之擊人爲偶然辯之甚詳此或  
未盡天道之妙天無妄災雷無虛擊今歷觀遠近所  
擊死者雖未必皆元惡之人而不善者實居多矣王  
大父朝議公嘗言正德間餘姚孫乙以假銀去寧波  
買牛一頭牛主持銀納官錢人詰其僞造悔恨無及  
因自縊死孫率牛在途忽遇霹靂擊死昭昭之報可

不畏哉嘉靖間余東鄰雷擊湯琦隆慶六年四月二  
十八日雷擊西南里許王材滿野初聞香烟若神人  
經過者湯殞于桑樹上其妻在下王死于麥田中其  
兩兄在傍皆不傷及但後皆雷電三日人以爲天檢  
屍也是可異耳雷本有神嘉靖四十年餘杭溪西李  
氏婦與陳氏女共盆洗綿雷擊其婦却將此女移開  
二三丈若見有神提去者婦家欲審其故次日求巫  
召將問有何罪雷神降箕書曰此婦初世爲僧貪色  
耽酒再世爲娼謀客姓柳三世爲人不敬父母其夫  
復叩之曰今在我家却無罪也又大怒書曰安得無

罪大秤小斗于是其夫大懼即剖斗折秤哀求悔過  
馬城中有弟恃強凌虐其兄忽日雷震皆見紅袍金  
冠人進其門兄趨外避之交肩狹衎身若火炙其弟  
避于卓下及死反僵立卓上又一子逆其母乃反手  
自縛跪于街心咸見天神插一小白旗于頭上而擊  
死又八十老婦平生奉佛持齋誦經亦擊爲肉泥

### 雷擊屋樹

雷擊房屋樹木皆不祥之兆徐二母舅雷擊樓柱爲  
四有使女坐于柱下但覺昏暝家遂中衰從兄廩生  
芝雷擊小樓不久夫婦物故又雷擊從兄迪功郎蕙

家後園大樹枯死父子皆亡絕嗣隆慶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午時京師雷震三次園丘廣利門鴟吻擊碎倒地次年五月二十六日卯時駕崩

### 雷書

人言雷擊者其背必有朱書每每驗之未見但有青紫火焰傷衣服亦焦烟氣熏臭不可聞者王大父古川公言成化丁未七月二十五日申時雷擊吳縣張家園梓樹地上有字其文曰子乃言三字橫經五六寸長二尺餘畫如指大入土寸深雨洗不滅此又不知何理也

雷鍼

雷擊之下入土二三尺必有物如豆青色石上圓而  
大下細而尖如針曰雷斧可以入藥兼能辟邪余嘗  
見之數年前吾鄉雷擊死一人僵立田中其下掘得  
一針亦如之隆慶壬申夏擊死王材時腦後一穴如  
彈丸大從左腋而出此目擊者昔人云雷從地下奮  
起擊人則此物又安得從上入土也

天鼓鳴

洪武元年八月六日之夜京師天鳴因大赦嘉靖四  
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未申時天鼓震西北俗云

乾雷響次年丙寅正月八九日夜半雷鳴或云天鼓  
震隆慶元年十二月七日甘肅西寧衛奏天鼓聲從  
西南上鳴往東北方去又二年三月五日懷慶府東  
北方天鼓鳴三聲又三月直隸新城縣空中迅響三  
次其聲如雷二聖廟前天鼓鳴三次南面六十餘步  
天下火光一塊陷地一尺跑出黑石一塊如碗大許  
家莊亦落一星天鼓鳴三次如火光落地陷一孔如  
拳大出黑石一塊重二斤十四兩五年十一月十二  
日天鼓鳴二聲人謂之天爆諺云天砲唯雞叫有米  
沒人要果然夏米反賤也

電

隆慶二年五月自京師延綏河東河南皆冰雹火光  
頻見宣府都御史王遴奏馬韋堡大雨雹長四十里  
高二尺連年虜犯西北破石州永平京師大震黃台  
吉寇莊浪靖虜又三月二十四日未時遵化冰雹如  
雞子又四月五日萬全等處白晝晦冥雨雹擁至牛  
羊擊殞六年二月十日吾鄉晴天忽大雨雹四月又  
大雹人見黑霧中一物蜿蜒大可合抱黑形兩目閃  
電冰雹隨之屋瓦震舞次日竹林鳥雀擊死千萬自  
西北直去東南一路橫過吾鄉十五里此龍雹也左

傳曰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五行傳陰脅陽也

風變

隆慶二年戊辰正月元旦大風走石飛沙天地昏黑  
錢塘湖市新馬頭官船火起沿燒民居二千餘家官  
民船舫焚者三四百隻死者四十餘人至初八九日  
民間訛言朝廷點選綉女自湖州而來人家女子七  
八歲已上二十歲已下無不婚嫁不及擇配東送西  
迎街市接踵勢如抄奪甚則畏官府禁之黑夜潛行  
惟恐失曉歌笑哭泣之聲喧嚷達旦千里鼎沸無間  
大小長幼美惡貧富以出門得禍即爲大幸雖山谷

村落之僻士夫詩禮之家亦皆不免時遇一大將官  
抵北關放砲三聲民間愈荒驚走曰朝使太監至矣  
愈忙激變幾至于亂至十三日上司出榜嚴禁尤不  
能止真人問之大變也未幾而知其僞悔恨嗟嘆之  
聲則又盈于室家然亦無及矣愚民無知搖惑此甚  
可笑也此風直播于江西閩廣極于邊海而止又何  
其遠也一富家偶雇一錫工在家造鑼器至夜半有  
女不得其配又不散出門擇人乃呼錫工曰急急  
起可成親也錫工睡夢中茫然無知及起而摹搓兩  
眼則堂前燈燭輝煌主翁之女已艷粧待聘矣大出

不意又一家相約一人黑夜送女往則巷門鎖柵未啟情甚極矣門內一賣豆腐者曉起磨豆見之偶無妻室固不肯啟鑰強要而成親女父懼天明又見其人少年嘆曰亦得亦得即以女與之又一人約一婿家及送女往則又一家送女先入門正結花燭矣後去者爭之皆曰奈何奈何女父既極曰吾女亦當送君爲副室也于是三人同拜遂得二妻焉又訛言并選寡婦伴送入京于是孀居老少之婦亦皆從人民家母女二人嫁一家父子二人正相得也又一婦守制二十年幾四十五六誓不再適有女亦二十餘

未嫁至此不得已母東女西各從其人哭別而去此  
又大好笑事也時童謠曰正月朔起亂頭風大小女  
兒嫁老公又有人爲詩曰大男小女不須愁富貴貧  
窮錯對頭堪笑一班貞節婦也隨飛詔去風流因憶  
大元後至正丁丑六月民間謠言朝廷將采童男女  
以授韃靼爲奴婢且俾父母護送抵直北交割故自  
中原至江南人皆男女年十二三已上便爲婚嫁六  
禮旣無片言即合其始終皇迫之勢陶九成紀之與  
今召合時吳僧子庭有詩戲之曰一封丹詔未爲真  
三杯淡酒便成親夜來明月樓頭望惟有姮娥不嫁

人又有人集古句云翠翠屏風燭影深良宵一刻值  
千金共君今夜不須睡明日池塘是綠陰余則改之  
曰白日荒張夜又深只消一刻換千金大家今夜不  
得睡明日池塘遍綠陰蓋巽爲風命令之象又爲少  
女風自火出故元旦先火而災及家人傳曰四氣皆  
亂故風又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

天筭帳

嘉靖二年溧陽一富翁家忽失其帳簿尋至簷溜下  
大雨水中取而視之紙復不濕凡得利于前而名猶  
存者悉皆消除亦天理也